

T856/7174.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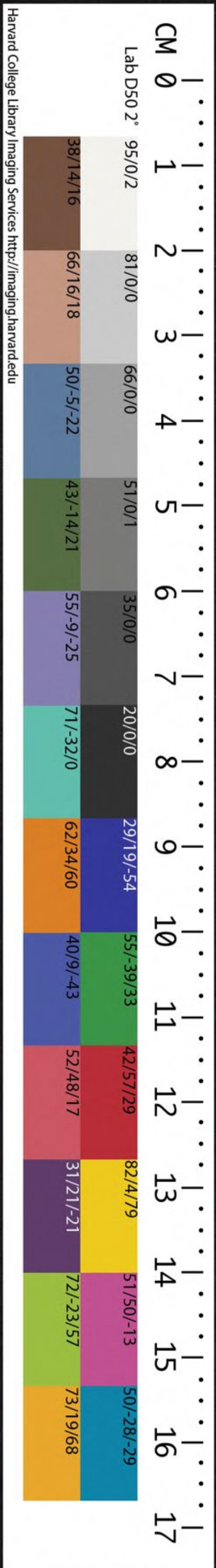
1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 OCT 1951

孟子

十至十二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孔子為主。

前歷敘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
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節

張彥陵曰數段散說去不必如

上孟一段深一段當紂三句。總承上文。○思與鄉人處
三句。翼註曰居常處暫有別。○彥陵又曰頑者貪昧無
覺以知言儒者委靡不振以守言。

何事非君節

吳因之曰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

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
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張彥陵曰：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懼世澆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翼註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眾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孔子之去齊節。袁了凡曰：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末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劉上玉亦有此說。○養氣章仕止久速，蒙引存疑，皆以去就出處分貼。此章存疑所解，又似不同。似當從此章解。○徐自溟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圓活意。徐岩泉曰：久速處仕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

伯夷聖之清者節。張彥陵曰：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張彥陵曰：須知是說聖之清，不是清之聖。○翼註曰：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樂天齋翼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程子謂伊尹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謂終是任處多是兩意。夷惠倣此。○王觀濤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徐岩泉曰：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箇中節之和。彥陵

氏曰時妙於如環者。大德之敦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四書脉曰。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翼註曰。聖之時。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非上文但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二字亦可見。○此與四書脉原不相妨。但翼註是言其理。而四書脉則作文次第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依註則孔子集大成句。卽就樂上說。淺說直解俱依註。講並非借影也。○盧未人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吳因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

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小以爲大也。○張彥陵曰。或曰集大成。時說俱止。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前。亦將謂何所集乎。○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翼註曰。聲宣也是死字作活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吳因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爲兼總條貫也。○玩註似只以獨奏一音爲小成。此當活看。○湛甘泉曰。書曰。合止祝敫。是始終以木音。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祝敫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

紀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綱紐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紐。○吳因之曰：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蓋孟子是把金玉形出孔子，須得形容語氣貼之，方見意味通暢。言金聲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始，玉振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終。這金玉相宣，始終條理兼備，正是孔子智之事，聖之事。孔子智聖，直頭便是這箇，豈不爲集大成。○海南講曰：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籥韶九成者，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裏裏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翼註曰：智字要見全覺，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

即平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存疑，淺說甚明。○張彥陵曰：兩事字尤不必泥。○一節語氣總是唯時故備意。智譬則巧也。節。劉上玉曰：上節智聖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由於智耳。○按巧力即在射上說，不是兩層。○麟士既云智譬二句直當云譬則射者之巧力也，又云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此自矛盾矣。萬曆庚辰程文於智譬二句下先補一段云：必知之真，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斯履其事。然後接云：猶射於百步之外也。最妙。然亦本直解及四書鏡。○四書鏡曰：由射句常先講聖，由於智方得。○翼註曰：智聖始終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按翼註說得極好。大全程子

及南軒張氏俱泥始終字。因謂此是言學者之事。誤矣。
○劉上玉曰。朱子云。不是無智。是智處偏。卽大註智有
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
得兼有孔子之智耳。○湖南講曰。問三子已是聖人。想
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爲邊見。答曰。旣說
未恰好。怎麼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
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二氏未
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
宗正派。視孔甘遜一籌。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
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擯。正統一聖真之
意也。○湖南講。楊以任問智分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
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爲覺性。四

端皆得之方靈。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
良知爲宗。○小註謂聖而不智。如水母無蝦。按郭璞江
賦云。水母目蝦。註云。水母俗名海舌。有知識。無耳目。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
以蝦爲目。故云目蝦。

周室班爵祿也章總旨

輔潛菴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

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宇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
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也。○公天下之
利。嚴天下之防。一意當並用。○錫爵詔祿。皆自天子出。
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主尊天子說。盡通章之意。
有不盡然者也。唯前公天下防天下二意。可以貫通章。
○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一位字極重。

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略。千百七十五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者不可減少。少者不可增。○艾子子曰。此章論班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祿之制。意不甚相涉。以班爵祿為主。則雖上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皆當布置。若專以天子為主。則止當於公侯二字。感慨波瀾而已。以斯知作文當平等還題。不必鑪錘費力也。○按艾說。與余前說同。余初未見艾說。不意其暗合也。○翼註曰。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

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周室班爵祿也節。張彥陵曰。愚按嘗聞其略一語。大有關係。蓋諸侯之敢於去籍也。謂之皆去。正所謂挾朋黨以行私。其意不惟無王而已。併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也。然而學古之儒。或得於傳聞。是籍雖去。而有不丟者在。王制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默持天子之統於不墜矣。○四書脉曰。只說其略。切忌詳字。

天子一位節。張彥陵曰。天子一位。君一位。俱提起。天子之制節。張彥陵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卽述職意也。

天子之卿節。張彥陵曰：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意。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不有公乎？而官不必備，則祿宜無定制，故斷自天子之卿始。入則為王朝之卿士，出則為列國之諸侯。此是就班爵中見尊王畿之意。視侯視伯云云，是就班祿中見尊王畿之意。○附說叢曰：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說叢自出四書講錄，不知此何人之書。○按先儒之說，則所謂視侯視伯者，直與列國等，非止受田也。蓋天子之地方千里，為方百里

者，百其地自足以給之，不必疑也。

大國地方百里三節。張彥陵曰：祿寢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又曰：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意。○又曰：問先王時無游民，府史胥徒以何人為之？以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耶？或終身充之耶？鄭節卿曰：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為吏者，乃昔日之為民者也。○附存疑曰：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附四書脉曰：大國三節只重在臣祿上，蓋君祿

已見於天子之制節故也。必言君祿者以之爲準則可。按存疑與睡庵意同。皆謬也。謂君祿已見於上而不重。只重臣祿。然則班爵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只重臣爵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附趙註曰。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於大夫祿二分之一也。○麟士謂趙註是正說。本文是倒裝說。此又因存疑重在臣祿之說而益謬者也。然則君一位句亦豈倒裝說乎。趙註是說大意如此。亦未必以本文爲倒裝說也。此謬則始於麟士矣。○總之重在臣祿之說在大全蒙引淺說並無此論。若倒裝之說則又謬之謬者矣。○麟士又引讀禮疑圖云。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

得與下士同也。此亦卽倒裝之說也。

耕者之所獲節。李衷一曰。昔周先王之班爵祿也。王侯國以內外輕重降矣。卿大夫士以崇卑大小遞降矣。其猶有庶人在官者何也。其人起自閭閻畎畝。編戶細氓之微。所以抽揚小善而開其入仕之途。其職則極於文法史事。猥瑣煩碎之雜。所以藏納細流而廣其器使之路。○又曰。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四書脉曰。末節發明祿是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荀子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

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之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利，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漢袁宏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總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

敢問友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惠晉平帝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箇尊賢的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孟獻子惠晉平無優劣，若堯與三人則自有優劣，但只要見雖天子亦不挾耳。故云不重在優劣。○翼註曰：賢卽德也。

敢問友節

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不是泛問。

交友蓋疑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交，相交有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如此說，則與孟子所答合。與下文交際等章亦仍一類。○癸卯三月。○四書脉曰：長以齒。

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張彥陵曰：按友德從不挾生來，然世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世惟能以德爲友者，自不可有所挾。兩意自相照應。○又曰：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徐敬弦曰：有而不居之謂謙，有而自恃之謂挾。無而不居，道其實耳，非謙也。無而自大，乃狂妄耳，非挾也。韓子曰：何所恃而傲，則挾者皆生於有所恃者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五節

張彥陵曰：惠公不敢躋王順。

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班處。假令濫然師之友之。得無絳灌爲伍之羞乎哉。此句不重。却要與他幹旋。○又曰。初舉孟獻子。次舉費惠公。次又舉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非以天子而友匹夫。不足以見友道之極。故又把堯舜立箇樣子。○翼註曰。然終於此而已以下。亦不甚重。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總旨。四書勝曰。此章以事道二字爲主意。孔孟之時候。王不親。若過爲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爲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時顧爲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此章辭受

是主出處是賓。不爲已甚是主。事道是主中之王。敢問交際何心也。兩節。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間。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詞。便已各露大意。卻之卻之爲不恭。亦要藏欲卻意。言卻之未爲不可。何故便道不恭。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上去。見卻之卻之者。他念頭來得不好。故以爲不恭耳。○張彥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又曰。交際卽暗指諸侯說。恭以致醜者言。不恭以卻醜者言。卻之爲不恭。泛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就卽卻醜者自家見得如此。○兩箇不恭似俱兼人我。○附到上玉曰。卻之卻之堅也。

請無以辭卻之節。張彥陵曰：孟子始言弗卻，正恐託之於他辭，亦未免有心計其不義處。而章顧欲以他辭掩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四書脉曰：交接照取字看，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節。張彥陵曰：引禦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翼註曰：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張彥陵曰：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又曰：子以爲有王者五

句，不是爲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翼註亦如此相承說，達說謂二段平看者似非。○玩淺說則又似以下段推原上段之意，言王者所以不比而誅之者何也。由義有不可一概論者也。亦拘。○張彥陵曰：按取非其有二語，舊解只作虛虛論理之詞，不著諸侯身上，不知此二語正指定諸侯說。若曰：夫謂諸侯之取非其有爲盜者，乃充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來論。○徐自溟曰：義之爲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爲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四書脉曰：儻

較魯之舊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魯去獵較不禁止他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同俗覺不切

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張彥陵曰非事道與句根上文獵較生來且混混說○又曰先簿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爲悖悖意不重決去意○翼註曰下正字亦卽帶簿字言不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簿之所正者○四書脉曰兆足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兆旣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爲故不得已而去之速也未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概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

○翼註曰爲之兆也不專指止祭器事凡三月內大治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意蓋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卽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譬如醫者初至病人之家病人未知信從鍼石難施且略施湯熨治愈一二標病使信我有手到病除之驗方可漸次施功要會此意○吳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却下二問卽足首一問意下二答卽足首一答意曰事道矣獵較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見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

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爲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爲非事道。孟子終以爲事道。此一節大旨。○又曰孔子之仕一節。總是見爲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婉轉。不爲已甚之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通章以交際爲主。上文卽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必卻。此節合孔子生平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卻。際可是主。行可公養是賓。○張彥陵曰。按此節見行可之仕。不過卽獵較以明受餽之意。而際可公養正是諸侯之交際。正與交以道接以禮三句互相發明。○四書脉曰。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有可行。卽便仕

了。不必求全責備。○翼註曰。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靈公孝公不對。鍼須說得有分寸。○張彥陵曰。論仕之義。卽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季桓衛靈衛孝卽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卽在乎此。然則豈爲已甚者哉。此三段須得此意。不是空空證據。○此節是歷舉孔子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魯際可公養應上交際

見行可是實祭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一層之意

仕非爲貧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蓋因當時之仕者居尊享厚而不行其道待藉口貧仕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故首口仕非爲貧也未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二句最爲相應講此章須得此意不可徒爲貧仕致詳也○艾子子曰此章爲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爲貧而祿仕○翼註曰重不苟祿上方見權中之正○吳因之曰通章口氣云爲貧者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關擊柝易稱之職如孔子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無行道之責立

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爲貧既不在行道必當辭其有行道之責居其無行道之責者此所以宜辭尊富而處卑貧也須得他言外意見仕既爲貧復居尊富是有行道之責而非無行道之責者此矣寧得竊位苟祿也哉尹註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必欲以行道要玩

仕非爲貧也節 張彥陵曰仕非爲貧也句宜重看言仕

果徒爲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爲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爲貧也可見○直解於首節卽照註露行道意○翼註曰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兩事○附劉上玉曰註仕本爲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合以在末節故也爲貧者節 張彥陵曰居貧二字是祿薄與爲貧之貧不同

辭等居卑節 翼註曰惡乎宜乎句是卑貧中又要擇所
宜居蓋此時方道與時違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
恐涉苟祿也唯如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吾但
二事克盡便不為苟祿了即使朝廷昏亂生民陷危都
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只是
舉例之辭○按翼註講抱關擊柝與蒙引說約不同○
焦漪園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者莫
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必泥只是舉
此為例見不苟祿已爾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 張彥陵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
而言之○四書脉曰會是總計計是分計○翼註曰玩
而已矣二字其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

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說作亦不敢曠其職似
高但於而已矣字不醒○按不敢曠職意自在言外唯
其不敢曠職所以必擇易稱之職也○吳因之曰要看
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
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
道不行○按此說得稱職與行道分明若如四書脉謂
稱職便是行道如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則
牛羊茁壯長便是道為貧之中仍不失行道之意則合
為一件了以此作旁意則可若以此正貼本文則非矣
位卑而言高節 莊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
他而不能解於僭越之議故無隱愧而有明罪立本朝
而不行道者術雖可以保立而不能逃乎衾影之慚故

無人誅而有私恥。○翼註曰：位卑而言高言字，不但可說便有干預意。○又曰：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蒙引爲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不當與上文作對仗者，謂不當與上文數節作對仗也。若對位卑而言高，異也。看則仍當作對仗矣。大全新安陳氏末一條，似將末句與其數節作對仗，此蒙引之所議也。○真西山集卷十九云：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愚按此二語可爲此章末句註疏。

士之不託諸侯章總旨。此章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辭受之義。吳因之曰：士止受餽而不受賜，就是受餽亦須餽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諸大門之外。

矣。通章大意是如此。依此一家，則通就士之自待上說矣。翼註則曰：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君之所以待士。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而紹聞編說，緣四書脉皆主之。按二說皆未妥。蓋謂此章通是明辭受之義，則末一節無著落。若以後三節爲言君之所以待士，則子思之事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總是言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爲士之自待，某節爲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言，而君之待士者在其中矣。或就君之待士言，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似不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辭爲極。若區區餽送有道，固非士之所志也。士之不託諸侯三節，四書脉曰：章以餽卽託，故因其不

可託而疑其不可受。○又曰章又以賜卽周故因周之
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張彥陵曰此三節重無常職
而受賜爲不恭上卽託諸侯之非禮使暗合此意在○
君之於氓也二句內已有賓師之意了言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况在賓師乎明有可受之理也不必照往役義
也之例。○陳大士謂有以上之賜爲重而妄受之者有
以上之賜爲輕而妄受之者妙。○彥陵又曰其不欲受
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此君賜則此臣便
岐作兩層矣不恭卽非禮意。○翼註曰按託餽賜宜辨
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
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
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

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

君餽之則受之節 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爲使已拜
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非肉
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句地。○張彥陵曰問子思標使不
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
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檣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四書脉曰標使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
○陳伯玉曰悅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纔說
明。○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張彥陵曰章疑不餽旣不可而
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於賢者必何如而後可初
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

堯之於舜也節 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
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
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焦漪園曰養君子者須以堯
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于思與舜若是俛首帖尾僕
僕然利其豢養之私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故秦漢
而下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遂持此
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敢問不見諸侯章總旨 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君
之處士只帶說玩總註可見○然則上章疑亦當如此
敢問不見諸侯兩節 四書脈曰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
見既召不往見○翼註曰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

發揮○玩淺說則自重安分二意兩節內俱有不必以
庶人不敢見於諸侯為安分以下文為自重作如此分
別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附存疑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曰

字皆是孟子自設問答○按淺說趙註皆以上一曰字
作萬章答語○張彥陵曰多聞與賢其在一人身上說

繆公亟見於子思節 張彥陵曰豈不口以下是孟子推
子思之意垂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
放開一步曰况可召與則是回顧召之則不往見之患
勿粘子思繆公看○按德位不平子思因穆公重視位
而輕視德故其意全重在德二句是開合法

齊景公田兩節 翼註曰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

段引證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看○張彥陵曰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四書脉曰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自虞人外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唯大夫然後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節 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為說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觀上章及此章說士處多用不敢字可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張彥陵曰所謂道即禮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何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翼註曰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王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

○引詩註以為專證能由是路之意不及禮者蓋舉此以見彼也與畏天之威一例四書脉講君子所履兼禮義說與註不合

孔子君命召節 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一鄉之善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廣友善之量不徒盡應求於一世尤當印契合於千古重後節總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吳因之曰君子度量要高關心胸要廣大就使由鄉國而進之友天下猶當

尚友古人豈有盡頭止足處若把天下後世平看便不得一步進一步光景便不是萬古人豪度量○此章廣大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其言外意須分別

一鄉之善士節 張彥陵曰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則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 丘瓊山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君子直見得善通宇宙無窮的道理然則以尚論古人爲足乎須知尚論古人處溫故知新日日體研時時紬繹何時而足也予以友千古之善亦爲未足終身只

此無窮念頭○此須讀在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常頌讀○頌讀與論世不是死活之分乃是虛實之分頌讀內已有活法在矣○張彥陵曰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附翼註曰論其世只是論其世不必添行事之迹四字蓋欲知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之世便當揖讓論湯武之世便當征誅○按此意在頌讀內亦有○李卓吾曰今世士人亦頌詩亦讀書亦曰論古人然非論古人也乃譏評古人也甚之滅裂古人也於古人無損於已無益○頌讀如今看人的文集論世如今看人的列傳但就頌讀時亦可想見其人亦是論世不必拘○翼註曰觀言考行不平觀本文不知其

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爲是○或疑尚友古人自處一鄉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此疑因是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爲一方可謂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張爾公諸家辨曰孔子論師不離三人孟子論友進求諸古廣狹何懸殊至此須知善取友三人中亦有古人頌讀不知人我自我古人自古人於已何益○蒙引謂此章概主成德者言極是卽雙峰所謂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若雙峰所謂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說言外意非以進善無窮已兩句貼上節收善無窮已兩句貼下節也

齊宣王問卿章總旨

彥陵氏曰此固是論爲卿之道然

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蓋懷諫之朝自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重臣操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然則人臣進諫之道若何曰積誠以感動盡力以匡扶然則人君聽言之道又若何曰轉圜以招美虛已以受善

齊宣王問卿章

翼註曰問卿還是問爲卿之道○樂天

齋翼註曰同姓之卿其權重其情戚原有宗社之責者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爲重君爲輕故行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便諫不聽便去蓋以道爲重位爲輕故守經○四書脉曰旣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幹旋調護工夫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

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人起而易之矣易之不但全我國亦全我君也天命人心到此非卿一人所能爲者去則尚有冀君悟而圖復之意非漠然不相關也○或引父子不責善之例謂必大過方諫謬且父子不責善亦非止諫大過之謂也○管東溟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用爲善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總旨 李衷一曰據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何嘗以仁義爲不可爲也彼其意但謂非人性中本有必爲之而後成耳○張彥陵曰孟子就他爲字生出戕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

性猶杞柳也節 張彥陵曰性猶杞柳二句虛至下二句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意且其言性亦卽生之謂性也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語○杞柳栝栳蒙引亦說得未明然大槩杞柳是一物而栝栳是兩物○吳因之曰告子認性爲氣認仁義爲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爲

仁義之說

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吳因之曰此段雖未言性善然謂之不可戕賊則性善亦隱然在言外矣○孟子闢告子不說性如何善者蓋孟子性善之論必告子所素聞但他欲以自己議論破孟子之說故孟子只闢其說之非而性善不待言矣○翼註曰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此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附四書版曰子能二句本決辭卻係商量言你還是順其性而爲之是逆其性而爲之其付戕賊必矣勿于能上加豈字將上加必字○貢受軒曰告子言性原有何仁義如杞柳本無桮棬孟子言何不將他木做桮棬只緣杞柳之性原有桮棬故順其性而成之耳若本無桮棬而人爲加

之是戕賊其性也如牛性本耕犬性本守馬性本乘皆因其性而付以此事性中原有仁義因其機而擴充之非禍性也○禍仁義翼註又載一說曰以仁義爲禍性也背註不可從○吳因之曰此篇言性多端然可一言以蔽曰性卽仁義有善無惡固緣情可驗而聖凡一致者也然性本善不可無認識擴充之功故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曰恭十寒之喻究竟于舍生取義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大體小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而已孟子一生學問一生莫大之功全在性善之論蓋性既善則父可使之慈子可使之孝爲君者可使法堯爲臣者可使法舜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不然則相戕相刃

弑父弑君無所不至而曰性本惡也奈之何哉○又曰告子杞柳食色生之謂性諸章是故意設為此等議論要與孟子抗衡講中要體會此意○又曰杞柳章只辨得一爲字湍水章只辨得一决字蓋搏擊節正在决字生議論也白之謂白章只辨得一生字白馬白人兩章只辨得一義外字

性猶湍水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模想性無定體意看孟子闢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性猶湍水也節 按性本定于善則不待决矣其不善則必待决也搏激者决之謂也

水信無分於東西節 張彥陵曰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翼註曰人性之善也四句似疊牀蓋下二

句决上二句之意無有不是决詞不重同意

今夫水節 張彥陵曰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潁在山由于搏擊來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爲不善而出于使可見天下卽有爲不善之人决無有不善之性

生之謂性章總旨 沈無回曰生之謂性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體了不能析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無可解

生之謂性節 孟子以生之理爲性則非徒人物之性不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爲性則人物之生初無異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謂有異矣○旣以生爲性則便不得復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病也○蒙

引雙峰俱云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然則凡知處皆屬心
凡行處皆屬身矣與大學聖經知行之分又不同蓋亦
可互相發也

生之謂性也兩節 翼註曰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
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遁詞故再
問以實之○吳因之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
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直解曰告子之言是徒泥
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第二節註凡有生者同
是一性句即貼本節似不妨蒙引謂此處不當照註貼
似拘誤錄○管登之曰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
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于此湍水之喻本
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

玩後面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集註曰此即生之謂
性食色性也之意至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集
註曰此即湍水之說然則告子此章雖是發明杞柳湍
水二章之本旨然較之杞柳湍水之說又稍變乎曰不
然無善無不善之說又在其後變出不必云說生之謂
性時即變出 丁巳十月十六改

食色性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
○愚意論仁義正所以論性

食色性也節 告子之說雖屢變而生之謂性食色性也
之說乃其宗旨未嘗變者也無善無不善之說乃其定
論終不變者也今乃曰仁內也非外也仁既在內則性
爲有善而食色不可謂性矣曰非也告子所謂仁亦即

指甘食悅色之類耳。故其始以仁義爲皆外。此則又以仁爲在內。蓋前之所謂仁。乃指吾儒所謂仁。故以爲在外。此所謂仁。乃告子所見爲仁。故以爲在內。則其前後之旨固一也。朱子謂告子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恐未是集註亦無此意。○朱子謂告子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亦恐未是。蓋謂之內。則是指爲性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蒙引謂告子只說得心之愛德字。理字都無了。固是矣。又其所謂愛者。亦只是愛食色之愛。與夫愛親之愛耳。若夫仁民愛物。統體之愛。又不在內矣。○果如告子之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道心非性。而人心是性矣。○李毅侯曰。告子食色謂性。卽生之謂性之意。其意謂食色是性。何嘗有仁

義帶來。除是仁還在內。此義却斷然在外了。看來仁內二字。亦說得不分曉。亦未見是但義外之說尤謬。故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外也。以折之。舊解仁內四句。根食色性也來。食爲我心所甘。色爲我心所悅。故曰仁愛之心生於內。食之所在宜甘。色之所在宜悅。故曰事物之宜由於外。支離難解。○按此卽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癸卯十一月初八。○因之又曰。告子言仁內義外。是

仁縱在內。義終不在內也。○按此卽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也不似告子口氣。○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其說甚是。余初不取。似不是。姑識以俟再定。癸卯十一月初七。○四書鏡曰。告子意以凡出於中心所欲。不因外而生者。是之謂仁在內。凡事宜在

外而強我以從者是之謂義在外二句不拘食色亦不離食色。○吳因之曰：義本是心之制事之宜，告子遺却心之制，只言事之宜，且所謂宜又全據事物現成者言，更不及處合其宜之意。○沈無回曰：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即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說叢管登之說。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節。四書脈曰：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重闢義外邊。○翼註曰：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爲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又曰：故謂之外也，指義言，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白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節。吳因之曰：通節口氣順遞說下，而存疑諸書作兩段意，可思。○翼註曰：白馬之白下白字。

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此。○吳因之曰：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張彥陵曰：白馬四句不是空空闢其以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白馬四句是闢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爲非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長爲非也。須發得此意，透蓋闢其以白喻長之非，即是闢其外義之非也。○附吳因之曰：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正與非有長於對，且謂二句正與故謂之外對。○依蒙引存疑則不識二句已兼與故謂之外對。○匹書鏡曰：且謂二句兩平字，須實斷義之非外。○且謂長者義乎二句，言我不必問。

義之內外而且問子以何者爲義知何者之爲義則其
內外不待辨矣與白馬四句畢竟是兩層○問且謂長
者二句告子何以不答也曰告子意以爲義雖長之者
而不在長者然長之之心原起於外則義仍在外矣且
謂二句固不必答矣○蓋告子亦是以長之者爲義但
究其實則是認長者爲義矣

吾弟則愛之節 告子見孟子以長馬
之非外因以長楚長長吾長證義
句先說長之之心在內故
內告子長楚長一段乃說長之之心在外則雖以長之
者爲義而義仍在外矣故人謂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
句吾謂此句非得力之處也

昔秦人之炙節 莫中江曰雖借耆炙喻長長其實嗜亦
從愛來見義若說外則仁亦說得外今既明於仁內則
亦可以卽此明彼矣○翼註曰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
同○章末須繳云義既非外則仁益非外仁義非外則
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爲性矣

何以謂義內也兩節 吳因之曰行吾敬吾字極重後孟
季子兩執已見只是要破壞吾字孟子公都子各伸其
說只是要闡明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
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按重吾字極是下文因時
制宜之意雖重然亦歸到吾字上蓋謂因時制宜亦是
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吳因之曰公都子行吾敬之
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能答畢竟是認吾不透○蓋

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節。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辨難激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按因之此說得是矣。又云。孟子則以鄉人先酌。特為其在賓位而非果得以尊伯兄之敬也。敬非徒泛然改易。以此見義在內。此說得不。是當以云特為其在賓位。故暫移伯兄之敬以敬之方。是○告子之意是謂敬因人觸發而非吾得主張。季子之意則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張。畧不同。公都子不能答節。吳因之曰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却要歸到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到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翼註曰。前一在位指弟在尸位。後一在位指鄉人在賓客之位。○吳因之曰。庸敬在兄二句。見伯兄之敬。未嘗同於鄉人。鄉人之敬。不得以同於伯兄之敬。此亦不是。蓋此處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輕重之宜。因之似誤認。○又曰。時當庸敬而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由中山。○四書鏡曰。使中無定主。而唯因人轉移。則當其庸敬也。何以不敬鄉人。當其酌

也何以不先伯兄○附淺說曰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看來庸敬在兄二句終欠分曉折他不倒○按劉上玉因此遂謂此節因時二句尚宜渾之此謬也因時二句正當在孟子口中明說出蒙引存疑直解皆然無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說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同○兩邊所認既不同其雖再說千百句亦終不明白此固難以吾說爭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以通之上章孟子之屈告子者亦如此也○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

季子聞之曰節 徐立扈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總旨 李衷一曰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彛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張彥陵曰引詩處提出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之說併性善源頭指出

性無善無不善也三節 翼註曰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吳清世詠思評韓文公原性曰三品之說即孔子上智下愚性近習遠之說上

智是上品下愚是下品性近習遠是中品又卽兼告子
內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性善
是上品性不善是下品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中品
不詳其說於或人而溯其源於孔子是善占地步處

今日性善節 家訓曰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
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衆論故卽意三說之非而不敢
必其非卽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能無辨乎非冀
衆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講今日性善二句全要斟
酌○王陽明曰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
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
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不善的其發用原
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

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羣盲之摸象或得其首或
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
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潛室陳氏謂孟子性善
是從源頭上說者是謂從性之本然處說耳非如陽明
之說也○按管登之又謂孔子以相近言性是從人生
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
此卽陽明之說非孟子本旨也觀雙峰云人未生以前
不喚做性可見

乃若其情節 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
不是勉強尋一證丁巳十一月○其情其字集註蒙引
存疑淺說皆指人言樂天齋翼註謂指性言恐不是○
湖南講曰性原是无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

文武興幽厲興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湖南講問赤子墮地思乳置之不安則啼豈不是帶來貪嗔種子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善明性善則惻隱四樣固爲情善甘食悅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曰赤子求乳求安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饑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唯嗟來之食鑽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甘食悅色的情不可謂善

若夫爲不善節 張彥陵曰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四書鏡曰天之生人與之心而統是性情則必與之以是才而能盡是性能達是情也○才與

材之別大全朱子說不甚分明大抵謂以義理而兼形體說者是才其專就形體說者是材○孟子所謂才畢竟是氣是理曰才畢竟是氣但專指其自理而發者故集註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存疑亦曰孟子言才自理言也愚意此所謂才卽是浩然之氣但才則兼知行在內耳又志亦在其內○雙峰以良能來解才字蒙引謂其最切是矣然愚意更欲兼良知說

惻隱之心節 附存疑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按存疑段落與新安陳氏同與淺說達說大同小異淺說達說得之○吳因之曰仁義禮智

非外鑠我三句與不能盡其才緊相接應蓋謂之曰我固有者見我要仁便能仁我要義便能義我要禮智便能禮智此處正是箇才善的意思若先說固有後方補出才善便非本旨○四書脈曰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弗思句○樂天齋翼註曰燦字要體自外至內意言四者雖因情始見非緣情後有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正○四書脈曰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翼註曰或相倍蓰句主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者之遠言下句方接得○吳因之曰我有才無奈不肯求盡其才二句道盡下半節大旨

天生蒸民管

張彥陵曰情才性前已發明此節只重引孔子贊的詩詞揭出一箇真證佐○又曰蒸民便是聖

凡無兩樣○樂天齋翼註曰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因情驗性之意當我在末○吳因之曰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差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而順適畧無勉強真有歡欣暢洽之意故曰好全在此處想得好字真切若泛以孚契等語貼之便是失旨矣○總註省察矯揉大全分貼知行殊不是○附蒙引曰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入所秉執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似亦爲情矣上文則字卽是○按蒙引此條背註不可從大全後說達說俱不如此說看來此處所謂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當於性上說

富歲子弟多賴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首節是綱次二節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卽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以心字作主。○按此與蒙引存疑同。因之謂聖人與我同類句是一章大綱領不當以降才爾殊爲一章綱領。謬矣。○說叢曰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一句的註疏。富歲子弟多賴節 張彥陵曰借富歲凶歲以形容習染之移人亦容有不善者非專就豐凶論性也。○翼註曰多暴處且勿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內用看來通出一節多賴處亦不可發透只以賴字作善字說過如人暴橫者謂之無賴或云無藉卽此賴字意。○多暴

卽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說到事爲而後爲暴也。此處文勢與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畧異存疑殊混。○若陷溺其心與非僻之心生則仍是兩層也。○蒙引謂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爲上爲切依此則才專就發處見依前章四書鏡之說則才兼就性情上說兼說爲是但此章大旨則在發處說耳。○徐儼弦曰飢寒疾苦之迫其身其爲陷溺也淺紛華靡麗之蕩其心其爲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多賴多暴律之也。

今夫麤麥節 四書脈曰人都以地同時同熟同謂足明降才之同余謂不然須知麤麥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其熟自同人性皆善苟無所陷溺其心而培其生機則人人皆可爲聖卽麤麥之熟

有不同。必有不齊處。人之遠於聖。必是陷溺其心。而操存之功。與聖異也。○翼註曰。麤麥節。常說云。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時又同性之所育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成同也。丘月林云。只重皆熟句。不必作三同。甚是。○按此與四書脉同。但此云。只重皆熟句。不若脉兼重其生。其熟更完也。蒙引存疑。淺說大約皆主三同之說。不是。○附蒙引曰。今夫麤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麤麥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按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

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有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平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按蒙引此條甚拘。只依新安陳氏為是。四書脉亦本新安也。○湖南講曰。麤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地有肥磽。三句三平看。每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齊二字總承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翼註說約等書皆無明訓。愚看來當如此。○張彥陵曰。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

故凡同類者。節翼註曰。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說。而含性意。○張彥陵曰。愚按吾人不肯合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孟子曰。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何處更著聖凡二相。○附四書
脉曰。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
含蓄未露。○按依集註蒙引存疑淺說。卽露出亦不妨
但只宜輕發耳。

故龍子曰節。樂天齋翼註曰。故龍子故字。承聖人與我
同類來。

口之於味四節。四書脉謂子都。卽鄭大夫公孫闕。○樂
天齋翼註曰。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語。點醒同字以
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
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
頂上來。非重悅之。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
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四書脉曰。先得句要別

一先字。衆人陷溺。須觸此理。纔見其然。便屬後得。聖人
不爲物溺。未觸以先。原無不然。卽先得也。講內要點說
聖人只先得。非獨得。醒出聖凡同然意。不重聖人先得
上。故理義故字。頂此句說。唯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
乎理義者亦同。○吳因之曰。末節理義二字。要說得重。
見禮義是天地間至純不雜至粹無疵的。人心所同然。
就是這箇物件。要在此處隱隱藏得箇性善的意思。乃
佳。○徐巖泉曰。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
此卽指惻隱
羞惡之類口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天
機之妙。不待安排。○張彥陵曰。按芻豢句。昔解只說是
例其同時解。乃並說是例其悅之妙。要之唯其妙於自
然。斯見其爲同然。若悅處有所勉強。有所假借。便有然

有不然又安所得同○如此看則同然意當在言外補出矣亦未是愚意此二句當重兩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固如此也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不必在言外見同然意○吳因之曰章內相似字面及諸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徒言性善而必淡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是人性之皆善也明矣○又曰此章全重心言心正所以言性也○心性原不是兩箇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曰以心明性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此孟子論性最精切處○按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即與上章以情徵性同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總旨

樂天齋翼註曰通章即山木

以著人心失養之害而由言其係於養末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常養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節 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何最宜

著耶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聖賢學問又不必專以避為事○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意亦俱重何必專重下一層○樂天齋翼註曰潤即潤其所息也

雖存乎人者節 張彥陵曰雖存乎人者雖字照下違禽獸不遠看非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依此則人字就不好人說矣此本吳因之與蒙引又不同與存疑亦不同○附蒙引曰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

林此在山者然也。雖然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附翼註曰：其日夜之所息，與上節不同。此只重夜字。○按淺說亦與翼註同，俱不是。日夜二字只平說，蓋此句內不必遽重在夜也。○劉上玉曰：其日夜句，大全諸子及諸講俱說夜氣清足以生息，尚未妥。氣字在下句，此句不當說。本註自明。○按其日夜句亦有氣在內，但不專主於氣耳。○翼註曰：好惡與人相近，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又曰：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徐目溟曰：與人相近是自覺，非人見。○鄭露渠曰：人所謂本來人也。○四書脉曰：夜氣即是才。○李衷一曰：聖人無夜氣，以其常清常明也。衆人良心放失，日間好惡必是拂人之性，直至夜來睡寐之時，前念已往，後念

未興，積至平旦睡寐初醒，尚有一點靈明透露出來，直是人元來的心。忽自障翳自現出。○李見羅曰：孟子論良心多於卒然有感之際驗之，如入井之見而測隱生，啼蹴之與而羞惡生，皆天機之自然。驟感驟應，不容強爲者也。然必乍見啼蹴而後有是心，則非乍見啼蹴之時泯矣。故特提夜氣二字以驗人心之真。○湖南講曰：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癡了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養的，反聽憑著氣。蓋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浩然之氣是通一身之氣，夜氣是此心精英之氣。大全雲峰胡氏、東陽許氏俱牽浩氣來說，恐未是。○右愚初見如此，然看來夜氣亦似通一身之氣言，即依雲峰

東陽說自妙也。○張彥陵曰：初學須在平常心中認識出本心來做主腦。此最是初入門一段要緊路徑。本心雖汨沒其實有不容民滅處。常因時發見。學者但要識取耳。平日好惡孩提愛敬乍見惻隱生死欲惡皆孟子教人識本心處。若不當面錯過。時時應有入路。○孟子言性之善則驗之情。言情之善則驗之乍見之孺子。平旦之好惡孩提之知能。妙妙。○梏之反覆不可謂夜之所息。而且晝梏之且晝所息。夜又梏之也。須如淺說云：昨夜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蒙引存疑亦甚明。○朱子曰：夜氣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吳因之曰：夜氣不足以存。正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存字要說

得細。蓋當良心放失之後。猶有日夜所息是良心既絕而復續。既往而復來。有既亡而復存意。故云存。至於梏之反覆則併夜間亦無所生息。直是絕不復續。往不復來。亡不復存矣。故曰不足以存。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不足以存。非兩層。○按因之說甚明。但謂夜氣不足以存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稍欠完備。一字當改作三字。○張彥陵曰：達禽獸不遠。對與人相近看。蓋禽獸有知無良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只是知覺運動。故與禽獸不遠。○觀此乃知孟子動輒以禽獸比人。不是罵人。乃實理如此。

故苟得其養節。翼註曰：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只虛虛渾說爲妙。○

四書脉曰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待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爲轉移耳。

操則存節 翼註曰上四句懸空說末句方可露心字。○四書鏡曰道心人心相爲消長。○蒙訓曰孔子當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極員活的事物尚未言及操心不舍之法。○四書脉曰末節不重形容心之神重在欲人存養意。○張彥陵曰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在天理上便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出入蓋天理是心之窟宅所謂神明之舍也出入云者出入於神明之舍耳。○王陽明曰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此卽范淳夫女心豈有出入之說程子雖取之然未嘗以爲孟子本文正解也陽明則便以爲孟子正解矣。謬甚蓋

此節不是論心之本體也大全朱子自明○說叢曰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云。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云。觀此條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又曰居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湖南講曰前邊說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那裏捉攝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隨他轉○大全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似將出入無時二句專承舍則亡矣恐未是所謂偶存於內者卽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也亦屬操存邊矣○宋潛溪曰唐虞言惟微惟危孔子言無時無鄉孟子言物長物消此勘破千古人心之機唐虞言精一孔孟言存養此指示千古心學之要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承上文心字來大都亦是論心見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意○此章兩節譬喻新安陳氏則以兩意分析而意不相貫淺說亦以兩意分析而中用一過文云然

君子進見之時少者由齊王聽信之不專也蒙引存疑翼註說約因之睡菴則俱云王節是一意三說不同作一意看者是○翼註曰舊說末節是推原小人所以得雜進者由王聽信之不專也看來吾見亦罕矣卽是王不專心了豈待下節推出然只云譬又譬亦不見滋味要看小數也句與爲是其智弗若與何方知此節意味蓋治國大事或猶諉於天資之不逮今奕卽小數縱使天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事今乃有精有不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信由於見之罕寒之至無可惑者矣下節決上節之意○按翼註與蒙引存疑同與新安陳氏及淺說俱不同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節 吳因之曰人心虛靈莫不有智

唯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所爲。自有所以壅塞蔽鋼之者。何怪其然。故曰。無或乎王之不智。大率此章雖自議論實陰寓諷諭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於智。故首句就有疎動激發之意。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四書脉曰。吾見亦罕矣。金重歸咎王疎君子而親小人。○張彥陵曰。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此說是主新安陳氏之說。○翼註曰。有萌生於一暴終無如何生於十寒。○附四書脉曰。有萌不必說。孟子見王時乃有萌。此說齊王本心靈根不死。有觸卽生。卽放失之後而萌蘖自生。

今夫奕之爲數節。張彥陵曰。卽王心亦有萌處。便見非智之不若人。○四書脉曰。末節重學奕。不重誨奕上。○又曰。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也。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

魚我所欲也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以本心二字爲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況身外物乎。勘得生死富貴關破。便爲勿喪之資。○翼註曰。通章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卽是義之端也。○吳因之曰。此論秉彝義理處。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敵義理。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益彰彰矣。欲惡有甚於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彝之心。欲義

則甚於生惡不義則甚於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
義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曰本心

魚我所欲也節

四書鏡曰首節四箇所欲且勿露能掌

尤美義尤重意此意還在下文○所謂二者不可得兼
固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然簞食豆羹得生
失死之際亦在其內新安陳氏以爲是說托孤寄命之
大節時事拘矣○樂天齋翼註曰生與義爲何不得兼
就遇變難處言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捐生如何兼
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吾度人心自然之願欲必舍生
而取義○張彥陵曰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
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四書脉曰舍生非必
死○樂天齋翼註曰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

之難上說觀一簞節可見○翼註曰舍生則必死矣故
下兼死

生亦我所欲節

洪覺山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

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
聖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擬○張彥陵曰兩甚字
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即明點義字亦何妨
淺說亦明點義字○樂天齋翼註曰首二節重一義字
註云秉籙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節本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兩節

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

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玩慶源輔氏說亦可見
○翼註曰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節 張彥陵曰是故二字結上起

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簞食節 徐徹弦曰。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個真心。激發處方能拋得身子。所以拈出嘽蹴二字作話頭。然賢者之激發其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嘽爾蹴爾。其真心亦不能卽發見也。○沈無回曰。不受嘽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等人看。○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嘽蹴之時方見得。○樂天齋翼註曰。不受不屑之心不可指定行人乞人說。只是雖行乞且激於義而不苟受。况非行乞者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盧未人曰。萬鍾對簞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禮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所爲矣。○張彥陵曰。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故兼言禮。○翼註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翼註曰。妻妾之奉還是奉養妻妾。難說以萬鍾去娶妻。○成玉弦曰。所識窮乏者得我亦是好念頭。但爲此而不辨禮義。則是徇名而喪實。故與宮室妻妾作一例看。○末句與字作斷詞。看不必作疑詞。淺說得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節 鄉爲身死作一讀。不必如東陽許氏之說。○四書脉曰。鄉爲今爲。只就一人看。○又曰。失

其本心言非無欲惡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按告子上篇自魚我所欲以上皆是言仁義爲人所固有而人自失之自仁人心也章以下皆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人不可不求

仁人心也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以心字作主前兼言仁

義仁固人心義亦根心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四書脉曰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箇心○附吳因之曰仁人心也節是學問之道在求放心的根子要看得相關這道莫大於仁義而心便是仁心之運用而爲路便是義心之關係甚重而決不可放如此故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前二節先把心字說得重末節說求放心方始得力○按朱

子明謂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若如因之說則是把仁來形容人心矣大謬大謬

仁人心也節

翼註曰首節兩人字最見仁義切於人身

意葛屺瞻曰仁爲善之長并禮義知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云人路如夫子云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知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註仁則其生之性此以心之德言大全朱子謂生之性便是愛之理者蓋謂愛之理亦是生之性耳非正解本文也○樂天齋翼註曰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豈不是路外此皆荆棘坑塹非人著足之地矣舍其路而弗由兩節二句只平說爲是與首節一例○

困勉錄卷一
須知舍其路句亦有知字在內。又須知此數知字猶淺。只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張彥陵曰：放心加一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此節大全朱氏公遷說殊不妥。蓋所謂輕與惰者，皆當兼自暴自棄，皆是不肯居仁由義，皆是不能求放心。公遷分配得不是。

學問之道無他節。翼註曰：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猶俗云走作了也。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迷則千里，覺則見在。○方孟旋曰：放非專馳騁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湯霍林曰：求放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

此存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如此方說得工夫全。○大慧師曰：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則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鶴林玉露曰：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大全朱子亦有此意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翼註曰：放字病痛有粗細，極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食不違，乃深於求，兼靜存動察言。

○按翼註最是朱氏公遷謂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誤矣。○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是你心也。知求則心在矣。此心不待尋求，即覺。

其失處卽心何更求爲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是遲了○
聖賢功夫原有當下卽了的有終身做不了的朱子固
未嘗偏執也專以此爲朱子晚年定論亦誤矣○附淺
說曰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道要也學問之道是中
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按勉
齋已謂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矣淺說殊穿鑿大註特將
事字代道字耳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朱子小註
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疑謂此說不是是
矣存疑又謂大註能求放心則氣質清明云云亦是小
註意思則誤大註之意蒙引解得好○蒙引及朱氏公
遷俱云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固是但須知此
學問不但兼知行并兼存心是又與道問學小異也○

此章總要見仁義切於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蓋學問
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求仁義則猶未見其切於
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人明矣故不曰求其仁義
而已矣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口氣若曰仁義在人本
不待學問而自有也自人之失其仁義也而學問於是
急矣而人往往怠於學問也亦思學問何爲者乎蓋仁
義者人之心而學問所以求此心也急乎不急乎○此
章學問二字乃實指好的學問非泛說也學問兼尊德
性道問學在內求放心猶云脩德凝道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猶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非爲他欲
以脩德凝道而已此集註之本意朱子之定說而蒙引
存疑所主也今斷從之有以學問爲道問學求放心爲

尊德性謂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者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又有以學問爲道問學求放心爲尊德性而謂學問亦所以求放心者此亦依傍朱子未定之論而爲之者也。又有以學問二字虛說謂求放心便是學問而以尊德性爲求放心抹去道問學一邊者此象山陽明之說也。若淺說則又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此誤看集註之意也。若吳因之則又云義與仁並重均之不可失却究竟只一求放心便都完事了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尤爲穿鑿也。凡此五說俱不可從。○凡聖賢說存心有與窮理養性對說若有包窮理養性說者此章與前後諸章說存心俱是包窮理養性說。

今有無名之指節。○姚承菴曰人心本信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爲喻。○陳伯玉曰屈而不伸處不可說指之通害若通害又何以云不若人哉。○直解曰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爲舉動之害。○張彥陵曰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指不若人節。吳因之曰指不若人節勿用平實講須體會竦動人心意言指甚輕心甚重明明白白他究竟不曉得倒置舛錯非誠所謂不知類而爲天下之至愚極暗者哉。凡看孟子徹省天下處須放得虛活乃妙。○葛屺瞻門人鄭萬齡問伸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議論多端請各分別箇實際答曰孟

子的言。每於一義生出許多指點。若必逐處討箇實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拱把之桐梓章。張彥陵曰。愚按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箇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爲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爲愛也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肯甘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吳因之曰。所以二字。是一節精神。○樂天齋翼註曰。此章是孟子惕人不知養身者。前以心照指言。重在信上。此以身照桐梓言。重在生上。○姚承菴曰。養桐梓者。滋培灌溉。必在根上用力。心者人之根也。所

以養身之處也。下章無以小害大。從其大體。是所以養也。○程子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以合理之采色以

聲色言

采色以

養其目。舞蹈以養血脈。威儀以養四體。今之人。只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不知求甚。而血內之軀。且不知養。有多欲以戕之者。良可哀也。○直解曰。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枯於旦晝之攻取。豈愛身不若云。○

云。○

按此說養身兼內外說。本新安陳氏。而蒙引則云。身以心爲主。似不同。蓋分言之。則心與氣爲二。合言之。則總謂之心。未嘗相悖也。○依南軒張氏。則養之者。有欲其進益之意。蒙引又一說。則謂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未及冀其長進之意。看來生字。包得長進之意。蓋至

於進益而生之量始全也。○直解又云。所謂養身者。必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此卽孟子所謂持志養氣。孔子所謂主忠信。從義也。○吳因之曰。世俗之養者。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所以養者。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按養身卽是養心。不必到所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養心之工夫耳。○家訓曰。弗思甚句與不知類句同意。俱是提醒人意。非徒慨之也。○翼註曰。思字勿淡發。蓋身與桐梓輕重甚明。只是人不曾想到耳。○吳因之曰。所謂思。若只向養處摸索。也不濟事。須先從身上要看破。蓋人皆知血肉之軀之爲身。而不知此雖不可謂之非身。又不可卽謂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有在焉。能思身之所以爲真。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爲養。

若論其極。則豈惟小害大賤。害貴爲弗思。彼老之長生。猶爲溺於養也。釋之無生。適以叛於養也。溺於養者。私其身。不知此身原非我所得。私也。叛於養者。贅疣其身。不知大治原未嘗以我爲贅疣也。則亦未講於慎思而已矣。

人之於身也。章總旨。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鑒戒。蓋申說養小之爲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於已也。○樂天齋翼註曰。首二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已。下深戒不善養者而益以見其當自審也。

人之於身也。節。張彥陵曰。人之於身也五句。槩論人情。

○翼註曰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
事言○樂天齋翼註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
而他求哉已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己身上反看一
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昭然於已取之是示以稽考不
眩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之
法不是明其考之之易也○直解曰於自己身上反而
求之審其何者爲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爲輕而在所當
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爲不善善與不善
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耳使非反之於已而審其
輕重之倫有不失其養之宜者哉

體有貴賤節 吳因之曰過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
之於已以考其善不善耶○又曰體有貴賤二句見體

原有不同不是可槩養的言體之在人非曰皆貴而可
養也蓋有貴而亦有賤矣非曰皆大而可養也蓋有大
而亦有小矣○張彥陵曰貴賤大小註雖以口腹心志
言看來還是虛虛說分稱獨尊爲貴聽其役使爲賤權
無不統爲大各分一官爲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
重養其小二句正見其養之善不善處○樂天齋翼註
曰於爲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爲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場師兩節 張彥陵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著則爲
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又
曰一指肩背乃就小體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實語

飲食之人節 徐儼弦曰飲食不必言耽口腹之欲而害
心志之大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會自家身子雖

生於天地之間亦只養得一箇口腹而已此所以爲飲食之人也莊子云風波之民孟子云飲食之人一而已矣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節

樂天齋翼註曰末節設言若使

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爲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之必失大

耳○張觀文曰此非放寬飲食之人正喫緊喚醒飲食之人耳

文評

○末節依註是反言以決養小者之必有

失四書脉誤附下○附四書脉曰無有失是就飲食之人撥轉他語若苟無害大害貴之失則人心一轉便是道心口腹之養即養心志豈僅僅爲尺寸之膚哉則字緊承無有失說非軀命所關之謂○此未嘗不是但以

此解口腹句則謬矣口腹句只照註中軀命所關說○直解曰善養心志者只在辨禮義而已能辨禮義則是嘽蹴不受至於萬鍾不取皆確然有一定之見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

釣是人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此章綱領在從其大

體爲大人一語而先立平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箇機竅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則能參能贊的人卽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吳因之曰思之一字是此章大關鍵又曰細玩此章便是非禮勿視聽道理

釣是人也節 翼註曰前云釣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後云釣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爲大人爲小人

爲字作謂字有不著力。○四書鏡曰大體小體且空講慢露出心與耳目爲是。○四書家訓曰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打養來以成功言。

釣是人也或從其大體節。吳因之曰從其大體只在小者不能奪上但非先立其大則亦不能故特推明而言之。○又曰耳目之官節耳目一些主張也沒有唯心做得主天之所與本有大小如此故人能先立乎其大主張耳目便稱大人了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不是言其所關之大言唯其所主張也正反上蔽於物意。○樂天齋翼註曰自耳日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開間說不著人言不思不是人不立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體原是如此。○陳大士曰從

大體而卽以爲大人從小體而卽以爲小人則大體之當從小體之不當從此不待知者而決也然亦有欲從大體不從小體而卒不如其願者何也則以不得其從之之術也。今夫小體之不足恃也明矣所恃者獨在能思之心使棄焉而不立立焉而不先俱非所謂從之之術也何也不立則我必不能以虛應不先立則我必不能以卒持故夫古之君子知言養氣積其不動之學問於恒居之時而思患預防定其不驚之精神於涉境之際由是可以交物而無所防此從乎大體之方而適於大人之路乎。○四書脉曰蔽與引不同亦無甚先後蓋爲姦聲亂色所遮蔽便從他去矣。○張彥陵曰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陳伯玉曰思則

得之二句正形容思之靈通。所以爲大體與操則存合則亡有辨。○吳因之曰。若作次節文當云。耳目不思而蔽。最易引物而爲心之累。而心官能思獨操得失之權。則固可以制耳目者也。使於天所與之中有所獨主。而先立其大焉。則小者不能奪矣。○說叢曰。羅整菴因知記云。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塞其一旦。忽然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張彥陵曰。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上說。要見天方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爲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故能先立其大。卽小者自不能奪。只閑閑舉箇見成的說。○翼註曰。立字有植立不仆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奪是奪心。不但淫聲邪色。卽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可見。○庚戌林麐曰。心立於耳目不交之地。思固以却物而見其能先。心立於耳目方交之時。思又以御物而見其能先。○此卽翼註之意。○先立似卽中庸前定之意。不必專就不睹聞與隱微時說也。翼註說須善看。徐自溟說殊有見。○徐自溟曰。人生終日開目便視。觸

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必在靜坐時先立定此心。然後去視去聽。決無此理。只是將此心念念操持。時時提醒。使能思之體常足爲應用之主。不待物已交之後。纔來用此心去思也。○崔後渠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夫耳目有用而無思。故邪正兼收。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思則役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悟空。○直解曰。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又內外交脩之道。○按直解所說。卽所謂無暴其氣也。亦是先立乎大之工夫。不必在言外見也。蓋持志養氣。皆所以從乎大體。不持志不養氣。則皆所以從乎

小體。時文有云。任耳目而忘心。而心遂化而爲耳目。因心以及耳目。而耳目亦可進而見心。正得此意。○嘉靖壬午福建程講先立乎大云。制之於動則難矣。必主敬於無聲之先。慎之於動亦晚矣。必存誠於不睹之始。此亦近直解之說。○張彥陵曰。到小者不能奪。固是妙。其能思之用。亦只是還其無思之體。○樂天齋翼註曰。此謂大人句。頂上二句言。此所謂從其大體者。而安得不爲大人乎。○堪輿二字。蒙引一說謂堪者天道。輿者地道。又一說謂堪任也。只是謂任載之輿。指入在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二說未知孰是。且堪輿二字。亦未知出於何書。

有天爵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此章借爵之一字以

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爲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馮開之曰。古之時。天人之爵合。今之時。天人之爵分。如此說方明。○張彥陵曰。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庚戌會墨左襄南。獨從正學術。維世道。勘出孟夫子立言警世本心。最見其大。

有天爵者節。鍾乾所曰。天爵之說。孟子創之。實得自維皇寵錫語意來。○淺說謂天爵不必說是天與者。似不是。○翼註曰。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卽仁義之有實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故曰自然之貴。○樂善不倦。翼註謂勿涉工夫極是。蒙引以美大聖神及樂斯二者。

來說者。乃比例之辭。非正解也。雙峰謂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則誤矣。若淺說講脩其天爵而曰。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便不妨蓋論本體。則樂善不倦本來如此。論工夫。則樂善不倦乃造其極之境也。○附劉上玉曰。首節正說。不必遽側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按人爵雖不可廢。然此處不重此意。全要見人得而予奪意。淺說自明。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節。樂天齋翼註曰。古之人節。不重古人上。借古以惕今也。○人爵從之下。當補云。唯其若是。是以人爵既得。而其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而弗失矣。方與下節對。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節。吳因之曰。末節則惑之。

其句重看終亦必亡句帶言。○沈無回曰天爵棄而人爵亡卽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脩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辭湛甘泉曰其要之心卽其棄之心也欲貴者節 張彥陵曰蔡虛齋云貴因有所崇重而得名欲貴只虛虛說箇願慕尊榮意○按蒙引並無此說淺說亦主爵位言○湖南講曰欲貴卽欲人爵的貴○樂天齋翼註曰貴於己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慨人不思正喚人去思耳要得做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節 樂天齋翼註曰人之所貴與下人之高梁人之文繡此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以酒節 張彥陵曰仁義本德字說來聞譽又本仁

義說來○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己字看○樂天齋翼註曰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聲譽說卽遯世不知亦不害其爲聞譽○吳因之曰既醉節正見其爲良貴非在我重而外物自輕之意故尹註在外曰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之爲可貴曰不願文繡正形容令聞廣譽之爲可貴非渺小富貴凌壓勢利之意○按因之說極明玩存疑亦是如此蓋此節是言良貴之可貴不主得良貴者言尹註乃言外意也淺說講第三節卽補說良貴過至第三節則云然則能得夫己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者乎此不可從○四書家訓曰此節總見良貴在人常有常足非若人貴之聽人貴賤者蓋濫爲不思者醒也○按此與因之存疑合

○玩因之說則知新安陳氏云兩不願卽中庸不願乎外之意亦是言其大意如此非正解本文也中庸所謂不願乃是主得良貴者說雲峰一條亦與新安一例○四書脉曰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膏繡亦不必不膏繡孔之曲肱舜之袵衣同一不願而已○此說得是妙蒙引謂不願是無慕於彼非不願就也其意亦如此

仁之勝不仁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因當時以仁爲不勝不仁故發此論本文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是立言根子○大意言爲仁不力是以不唯無益而且有害非仁之咎也

仁之勝不仁也章 徐巖泉曰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

物感上生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姚承菴曰人心只有箇仁人若全體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字說仁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此章仁不仁南軒張氏就一人說而翼註直解主之新安陳氏作兩人說而蒙引存疑淺說說約皆主之朱子小註則又兼兩人一人說看來朱子爲長○新安謂此章恐爲戰國諸侯說未必然也至以終必亡爲滅亡尤謬○附淺說曰仁不仁須作兩人說不是理欲消長之說○附翼註曰仁不仁只是一心中理欲勿作兩人看○翼註曰猶字直貫至不勝火○按猶字雖貫至不勝火然須在也字一頓不熄句帶下此又句說蓋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不熄

句特蒙上猶字而言之耳。非一直貫下也。○大全辨云。則字謂字形容暴棄一流人最親切。○陳大士曰。以積錮之習欲勝以宋人助長之精神。其勢不能。○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辭。自諉意當在亦終必亡。句內玩註自見。○張彥陵曰。與於不仁句。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淡罪之也。亦終必亡。即指今之爲仁者說。○直解過至第二節云。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爲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浸消浸微而終於亡矣。最明。

五穀者章。上章言爲仁不力。則不能勝不仁。而不得咎仁之不能勝。此章言爲仁不力。則不如他道之有成。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其意蓋相因也。蓋爲仁者既貴能

勝。又貴能熟。○翼註曰。通章歸重末句。○張彥陵曰。此章只重熟仁。非是取蕘稗爲仁不熟。乃至不如蕘稗蓋甚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爲美也。○沈無回曰。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真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翼註曰。美種就養上見。○徐自溟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責在人。之用工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但熟之之工夫。又全在心體涵濡。勿矯強襲取。○王觀濤曰。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鄧定宇曰。仁到熟處。動與仁游。靜與仁俱。時時皆仁。處處皆仁。不待安排。方始是熟。○黃厚齋曰。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

之五穀管仲楊墨已熟之莠稗。○陳大士曰：從心不踰天下視爲疑鬼疑神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熟故也。殺身成仁，天下視爲至危至險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熟故也。○苟爲不熟，一日至焉，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逢，用之而有扞格之勢，或居之不安，處之而又有退轉之路。○馬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閒歇而不熟；進銳退速，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熟。○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

羿之教人射章。張彥陵曰：通章要看四箇必字。○樂天齋翼註曰：羿與大匠，尙不能廢法教誨，則法之難廢可知。○翼註謂此章重教邊看來不必。○張彥陵曰：此章

不徒論法，正見教學相成之妙。○按此章亦無此意。○徐儆弦曰：執規矩以盡匠之神，亦非上達之妙也。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按此是梓匠章意，非此章意也。○葛屺瞻曰：正意不曾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箇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樂天齋翼註曰：二志字，以字亦有別志，卽內志正之志，引弓滿鼓，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員，唯所用之，故曰以。○按雖有此分別，然不重在此。

○對難育此公限然不重此
以則此賦取無一室之限大小員制用之姑已以
暗內志五之志民已誠變變轉不食江河命中對日志
載此蓋其○樂天齋覽書曰二志守二以字亦其限志
此語之當是婦人米才與心此等必發首大去江河坐
其則難曰五意不曾無然前章篇封篇心篇二而以
而即之亦平其人○對世是林河章意非此章意也○
翁嬾茲曰博賦賦以盡引之轉心非上教之以此對轉
不封篇出五原難學賦然之變○對此章亦無此意○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十二

告子下

禮與食孰重章總旨

此章與男女授受不親章同一意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
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屈於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
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中
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萬世
為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闢任人不經之談
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防也○按總註雖似抑揚重用
權邊其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悞認○顧涇
陽曰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遇其輕而屈
食色有遇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一與羽而禮始獲

伸於食色之上。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曰。任人舉其變。孟氏舉其常。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舉其常而孟氏勝。舉其變而任人勝。是通為桓文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食色亦重。譬則附規而員。附矩而方也。滅性廢倫。猶借之乎禮也。涇陽說是深一層解。非本章正意。○盧未人曰。食色以禮為重輕。不與禮相為重輕。○此卽涇陽說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三節。翼註曰。首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乎貪饕。次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於淫佚。不親迎。是貧不能具禮。屋廬子不能對節。四書家訓曰。屋廬子此對蓋理欲大分之常也。任人乃設變故。一端來伸欲而抑理。屋廬子

則泥其常而未達乎變者。故為任人所難。其告孟子。非疑任人之為是。蓋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闢任人也。孟子借紆兄臂。破他饑而死之說。借樓處子。破他不得妻之說。也是在變時言。方得令任人心服。

不揣其本四節。不揣二節。蒙引存疑。直解俱不看。淺說翼註因之。睡庵作相承說者。不必從。○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是紆兄節之註脚。

人皆可以為堯舜節。四書脉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門堯舜可為否。○翼註曰。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為意。

交聞文王十尺節。四書脉曰。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

只是愁不勝意

奚有於是節。賽合註曰：不勝匹雛舉百鈞舉鳥獲之任。總在一人身上言。見有力人無力人與鳥獲都只在用力與不用力間。不在形體。○翼註曰：弗爲耳。泛就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爲。下節所不爲也。專說敬長是驕盈躁率而不爲。○王觀濤曰：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鳥獲此意。只要破其形體之拘。言只論其人能舉鳥獲之。任便是鳥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

徐行後長者節。陸象山曰：聖人教人。只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是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謂吾無隱乎爾。○此是高一層話。當日孟子引誘曹交語氣。本極淺。不必如

此說也。○翼註曰：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是道也。觀而已矣。字可見。○賽合註曰：此是約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爲意。不可謂道由堯舜而推。亦不可說到功業上。須當在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是孝弟而已矣。方渾融。

子服堯之服節。張彥陵曰：服堯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

原頭合件件合。原頭差件件差。○孝弟卽是原頭。非如

象山所謂就上面着工夫也。○賽合註曰：說堯該得舜。

○堯桀之辨。只在理欲之間。故一日之間。或朝堯暮桀。

一念之間。或乍堯乍桀。出此入彼。閒不容髮。人何可不

慎。○翼註曰：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

交得見於鄒君兩節。○蒙引謂見於鄒君而曰得。假館而

曰可以。其辭皆近倨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求道之不篤也。此卽朱子所云挾貴也。○翼註曰。曹交是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家訓曰。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

小弁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吳因之曰。小弁之辭。極其憂悲苦切。此非獨自傷。是不忍怙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按集註大全。雖無感悟之說。然亦白可兼用。○朱子於詩傳。則謂此詩出於太子自

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傳。二處不同。豈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耶。

小弁小人之詩也。節。賽合註曰。小人對仁人孝子看。○

翼註曰。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已意言之。○蘓子由曰。怨之生。猶烟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爲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

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翼註曰。詩雖至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樂天齋翼註曰。爲詩猶云說詩也。○張彥陵曰。越人與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翼註曰。兩已字有卽作被射之

人說者。有作旁觀說者。前說於此喻切。而似不近人情。後說近於人情。兩道之。亦有兩樣看。若因前說。則道之只是述言意。若依後說。只是理論勢。禁使止其事也。○樂天齋翼註曰。越人兩段。作四個人看。兩已字作旁觀者說。重其兄一邊。○翼註曰。親親仁也。乃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

凱風何以不怨節。非疑凱風不怨也。蓋卽其不怨者。以形小弁之不當怨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節。吳因之曰。凡父子兄弟之間。天性至親。毫不容疎。若少有不合。便索丟撇。恁然忘念。此忍心刻薄之徒。聖賢所深絕也。若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之詞。還只是依依戀戀。不忍撇舍。割絕的意思。撇舍割

絕。便直頭不怨了。此點念頭。猶在仁孝腔子裏。大本原不甚走作。故聖賢便自取他。而深辨其非小人之詩。其論章子不孝處。及陳仲子辭兄離母處。俱是只個道理。趙注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得其旨矣。○翼註曰。磯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蒙引謂劉琦所處與宜曰畧同。而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伯琦遂出外。此則爲忘其親而不怨矣。孔明之爲琦謀。於智識則極高矣。若揆以聖賢之術。似當復有所言而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按蒙引此論。孔明亦應心服。舜其至孝矣。節。○張彥陵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已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蒙引謂五十而慕。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

是認個怨字。愚意瞽瞍之欲殺子。還作大過看。爲是。○
陳大士曰。殺子甚於遜子。遜者之子之係天下。甚於殺
者之子之係一身。權之政相當也。○按夫士亦以璫爲
大過。與愚見合。

宋惲將之楚章總旨。吳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押闔。所
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云云。及上孟首章云云。雖抹倒
他利字。究竟亦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
利害。孟子則就義理論利害。此其所以爲王伯之辨。公
私之分耳。然孟子何不直言理之是非。每每究竟到自
然之利者。正欲委曲引誘。使當時欣欣然悅之。走入仁
義裏面來。○張彥陵曰。世至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
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利。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

利罷兵。必且以利而興兵矣。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
他人。若無自私一念。則殃民黷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
何構兵之足言。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
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宋惲將之楚兩節。按宋惲亦是有志用世之人。與平常
遊說者不同。其所之亦甚有關係。故孟子問其何之者。
意在平此。

吾聞秦楚構兵節。四書脉曰。構兵處且漫說。兵連禍結。
恐侵下不利意。○翼註曰。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
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過於秦必遇於楚。○四書
脉曰。遇合也。以言聽計從說。

軻也。請無問其詳節。張彥陵曰。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

從人之志在爲楚。衡人之志在爲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兩節。賽合註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下，正所謂不可也。○翼註曰：師，卽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按翼註最是。蒙引謂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殊欠明。○樂天齋翼註曰：懷字根悅字來，最重。○四書家訓曰：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說。○又曰：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爲義。言懷仁義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之意。○張彥陵曰：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爲，便是懷仁義。若有所爲而爲，便是懷利。○沈

無回曰：說個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不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可味。○翼註曰：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應一理也。○西山新安皆說言利之禍。然新安是在義理上說，西山似在利害上說，又不同。○賽合註曰：仁義對利看俱就心言。如云兵連禍結民困財盡國何利於是哉。此之謂利如云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豈爲國者之所當然哉。故謂之仁義。○又曰：何必曰利。此句結上土與仁兩條。

孟子居鄒章總旨。張彥陵曰：首節爲相處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顧磨士曰：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

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扭合。一口道破何味。

孟子居鄒節。張彥陵曰。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爲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破。○樂天齋翼註曰。兩不報雖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

他日由鄒之任兩節。四書脉曰。季任與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未爲非禮。故孟子均受。既受後。處守者猶可不來。爲相者不來。則其誠不至。子故他日一見一不見。見卽報。不見卽不報。○張彥陵曰。連得閒矣。喜其有隙可問也。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做捉破綻。爲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民非是以俗心窺師。

書曰。享多儀。兩節。張彥陵曰。儀是禮意。卽下志字。○饗

合註曰。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張彥陵曰。近解爲其不成享。正指儲子言。與爲其爲相相應。玩兩爲其字。此說亦當。○此說亦通。但背注耳。

屋廬子悅節。末二句亦道出自家所悅的解悟來。○翼註曰。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爲相及境內二意。○蒙引曰。孔子稱夷齊爲求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爲衛君。李克爲魏侯卜相。但曰五者足以定文侯。卽知相魏成。故舉一隅。貴能以三隅反也。

先名實者章。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字爲骨子。以心理迹三字爲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樂天齋翼註曰。通章以仁字爲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翼

註曰通章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按心迹二字當增入一理字。○王觀濤曰。首露名實二字。便是戰國之氣習。全以功名爲重。下文云無益於人國。又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然髡所致疑者。迹。孟子所自信者。理與心。故只把仁字辨明。○四書脉曰。此章髡所譏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

先名實者節。張彥陵曰。名實卽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爲人自爲髡。雖並言其實。致譏重爲人邊。○蒙引曰。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附賽合註曰。仁字不必兼爲

人自爲。只着在爲人一邊。尤透。仁者固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說。○按賽合註此說與存疑蒙引淺說作。旣不成處。又不成出看者不同。

居下位節。賽合註曰。道字輕。當迹字看。○又曰。上節髡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居下位節。孟子辨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截。○四書家訓曰。仁字同字俱根人已先後意講。○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口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附蒙引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爲心。當理

爲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按家引此說淺說翼註因之賽合註多從之而與大全輔氏及存疑之說則不同。

魯繆公之時節 四書脉曰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節 張彥陵曰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王觀濤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關興亡如此况不爲奚者乎。○張彥陵曰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

昔者王豹處於淇節 四書脉曰引王豹諸人則又謂賢者在人國卽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張彥陵曰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似勝註。○翼註曰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爲其事卽頂有諸內無其功卽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作三層看似拘。○賽合註曰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附論衡感虛篇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

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向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慟。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向水火而泣。能湧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孔子爲魯司寇節。四書脉曰。末節亦重爲魯。不用上。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託臆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以王不用。非髡所能識其仁也。○張彥凌曰。按此節敘孔子之去魯。一事說

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賽合註曰。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而未卽去意。○四書家訓曰。從而祭。當受女樂時。隨後卽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也。○四書脉曰。人但知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微罪微字。斷依蒙引存疑解。淺說謂不致臆。因

已有微罪也。大全汪氏謂是君相之微罪。翼註了凡則又謂是微晦其君相之罪。此三說俱不是。○翼註曰：君子之所爲，信心不拘迹，故衆人不識，亦粘出處上說。○四書家訓曰：所爲爲字，不在事爲上說，其所爲或欲爲人，或欲爲己，或欲轉移於人已之間，而同歸於仁。五霸者章總旨。賽合註曰：此孟子傷王道之不行也。要見世變愈趨愈下。○張彥陵曰：愚按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垂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却由五伯作俑。○可見不當偏重。

五霸者節。四書家訓曰：此節三王提起，下將五伯并今諸侯大夫遞言其罪。○彥陵又曰：自王道衰，伯曷熾，故談五伯則以爲功之首。談今日諸侯則誇富強以爲盛。

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爲忠。世皆誦其功，不知實所以勝其罪。罪在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

天子適諸侯曰巡，節。艾千子曰：入其疆七句，當提出王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爲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王不然，伯者五命未嘗無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也。此出三王彼出五伯耳。論語自天子出，自諸侯出，此孔孟煩簡之分。○附翼註曰：註旣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按此說與蒙引不同，細玩方知。○四書脉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蒙引曰：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到有責改讓爲責者，讓者宗廟諱也。英宗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五霸桓公爲盛節。張彥陵曰：五命所載書詞皆是天子。

之禁。桓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驚隣國之交。其實正爲後日執詞樓伐地也。○翼註曰。初命齊家之事。次命貴德之事。三命舊云。寧邇柔遠。看來俱是施惠之事。四命舊云。天命天討。看來俱是馭臣之事。五命舊云。睦隣尊王。看來俱是境外之事。○說叢曰。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脩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翼註曰。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爲賓。庶人至此爲旅。○取上必得。必得其人也。不拘於世類。不限於品格。不然。上有取士之名。而無取士之實。則之純盜虛聲者進矣。○張彥陵曰。曲防註以壅泉激水爲解。然水旱俱有之。此

蒙引。正說。國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惜隣國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去。而不恤隣國之壑。○按。凡我同盟等句。不是王降而伯意。乃是伯中有王意。玩我同盟三字。何等譎然。豈容說壞。○唐荆川曰。方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于他諸侯。而桓文獨擅其權。其權聚。權之散而交鬪。至於四夷縱橫。非天子之幸。權之聚而偏有所屬。至於臣疑於主。而莫忌。尤非天子之幸。故桓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

長君之惡節。張彥陵曰。惡卽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逢惡之罪也。○翼註曰。所逢君者。不出富強

貨色之類。○看來五伯之大夫亦五伯之罪人也。孟子特舉此而該彼耳。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總旨。翼註曰：通章前八節是論魯事，末一節是譏慎子。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三節。翼註曰：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焦漪園曰：天下事論箇利害，猶須論箇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又云：一戰曰遂有此是假設之詞，其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之。

慎子勃然不悅節。翼註曰：此則字，章承不可邊來。

吾明告子節。張彥陵曰：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賽合註曰：宗廟典籍，典常法也。

籍冊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爲祭祀而帶言會同也。

周公之封於魯節。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

徒取諸彼節。四書家訓曰：殺人句只帶殃民意說，非以此句申殃民節也。

君子之事君也節。張彥陵曰：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爲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至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

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纔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此說重在志仁與翼註同。○翼註曰。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爲真當道。○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此說重在當道與上條重在志仁者。亦互相發而不背。○賽合註曰。委曲引導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正理存在心中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惟不見於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矣。此

之謂當道。志仁而後吾引君之初心始畢矣。然則南陽之役。道耶仁耶。亦異於君子矣。○仁與道分言之。則爲二。合言之。則爲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也。○新安陳氏及蒙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爲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踰制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仁。如何可分貼淺說。渾解最得。

今之事君者曰章總旨。張彥陵曰。前章責臣之逢君。此獨責君之用人。○或謂此章專就事君者說。或謂上二節主事君者言。末節主人君言。俱不是。

今之事君者曰章。張彥陵曰。盡地力則有財。故闢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亦有充而不辟戰而不約者此又不可不知○四書
脉曰要看兩民字國家富强都從民起民生一戕要邓
富强何用○又曰君不向道以下正見其爲民賊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
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憤當時之暴歛欲二十而取
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貉道闕之
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賽合註曰首節白圭欲輕稅中
五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常法之不可易○
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第三節借陶之一事以明
中國則不可行夫貉節言貉之所以可行申明第二節
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三節
意○沈無回曰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

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闕許行章
同意○附存疑曰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至意只
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耳○
又曰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爲國無君子
不足爲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爲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
○張彥陵曰夫國之所用既不得不需之民間今日無
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
漸也○此是餘意非孟子正意蓋不必論至此而後見
輕賦之不可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節按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註中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數語只帶說不重黃

蘊生謂主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則是桑弘羊不加賦
而足用之意矣此太刻

之道貉道也節 吳因之曰子之道貉道句甚妙本論
稅法便說到華夷界限此處便關係乾坤混沌民物腥
膻裂冠毀冕被髮左衽直令聞者心怖膽懾不敢置喙
室之國節 四書脉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
人之陶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按存疑
以一人之陶喻無君子殊拘附後

夫貉五穀不生節 張彥陵曰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
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
○四書家訓曰惟烝生之輕看無城郭至有司重看故
二十句頂費省來○吳因之曰無城郭三句疊舉多項

只看百用俱廢意○樂天齋翼註曰諸侯字總管弊帛
饗飧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弊帛饗飧百官是大
者有司是小者○張彥陵曰前言城郭宮室等項而下
則歸之人倫君子末又專歸之君子言人倫則該城郭
宮室等項言君子則該人倫蓋君子者又維持此人倫
者也○須知人倫又所以維持此君子○附存疑曰上
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
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
而立也○按此只是古人文章不拘處蒙引得之若謂
歸重君子則鑿矣

今居中國節 居中國二節只言其有必不可省之費而
輕稅之不可自見於言外○四書脉曰今居中國要見

五穀皆生意。○賽合註曰：去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且於人倫相屬。○徐儼弦曰：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陶以寡節。四書脉曰：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賽合註曰：論輕賦帶桀言者。

借重以明輕。人知重稅之爲桀道，而不知輕稅之爲貉道。其失均也。○樂天齋翼註曰：桀邊伴說不重大小，只是一樣意。○周懷魯曰：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及舟車。與前第七條說統同意勢之所必至此，以知堯舜中

正之規。萬世當遵之，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爲國也。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言。總旨吳因之曰：通章只是兩截意。前一

截重順逆字後一截重利害字。篇中把禹與圭對較其

得失利病。此子子最着精神處。○此章似可以仁智對看。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兩節。附蒙引曰：子過矣，不必謂子之言過

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計也。○按淺說：作子之言過矣，

似妥。○按蒙引：謂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

固是。然下一順字，尤明不必以添出爲嫌。淺說亦只依

註講。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節。四書家訓曰：惟治水以道。故禹

以四海爲受水之處。惟治水不以道，故丹以隣國爲受

水之處。惟以四海爲壑，是水以順行而由地中流。當日

洪水之害悉除，而萬世仰其仁。子以隣國爲壑，則水以

逆行而澤洞無涯。當日洪水之害復見。而仁人重其惡。水逆行節。水逆行至所惡也。俱泛說。白圭壅水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所惡也。下。○吳因之曰。仁人所惡。不重仁人用惡。只重洪水害人。

君子不亮章。亮雖訓信也。然信有不欺之意。有堅固之意。人而無信之信。似兼得此二意。此章以亮與執並言。則只是堅固之意。蒙引所謂大同小異也。至若彼曰。其何以行之哉。此曰。惡乎執。曰。惡乎執。則其不能行可知矣。曰。其何以行。則所謂惡乎執者。亦在其中矣。故蒙引又以輔氏為太分析。○四書家訓曰。亮非徒信。即論語君子貞之貞也。○又曰。君子定是能亮。說不亮惡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直

解又云。亮是明理。信是信意。亮而后能執者。有定見而后有定守也。則是以亮為篤信之信矣。此又是一說。亦不可從。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無不能。而在於不自有其能。蓋宰相之休休。自與羣有司不同。○張彥陵曰。此章正與斷斷兮無他技相發。好善之好。即其心好之之好。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樂天齋翼註曰。前六節只重其為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於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輕看通章定在相度上看。○莊忠甫曰。好善之人。非於智勇聞識一無所關。而徒倚助於人也。胸無是善。

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爲善矣
紂之好飛廉惡來無異文之好四友武之好十亂也豈
知其不善而故好之哉故真好善者智勇聞識有而不
恃蓄而不形以若無若虛之心廣兼收博採之度有師
曠之聰方可借衆耳以決清濁有離朱之明方可借衆
目以別玄黃使盲瞽之夫而倚人爲耳目則疑惑滋甚
何暇辨清濁玄黃乎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節 四書脉曰爲政是舉國以聽故
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
之道卽我之道

樂正子強乎節 賽合註曰強者於政能擔當有知慮者
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於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

言非其所長也丑之問明知樂正子所短在此○按知
慮有生於聰明者有得於閱歷者故與西山集卷十九
贊老成之士曰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
望孚則人心服○樂天齋翼註曰否字非孟子病正子
之短於此乃專爲下文形容正子所長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二節 徐自慎曰人之所好每視其
自身是爲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可欲之爲善善自與
善相投反之心而可欲卽遇人之善而亦欲之故其爲
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爲人處見之○此與莊忠甫說同
依此則智勇聞識亦正子所有矣蓋正子於三者非全
無也但非其所長耳○附蒙引曰吳仲珠謂苟好善則
天下之凡有強勇知慮多聞識者皆將來告之太求奇

矣。此三者當世之所向。未聞其爲孟子與樂正子之所
尚也。彼所謂強勇知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愚
謂蒙引太拘。強與知慮聞識。本皆爲政者所不可少。但
好善善字。自寬不當專泥此三者耳。

好善足乎二節 張彥陵曰。優於天下。正在好字上見出。
言其心之量。能併包宇內。卽治天下。尙覺有餘。未說到
用天下之善上。○四書脉亦主此意。然非正說也。○說
叢曰。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
○四書脉曰。好善就翕受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
足不同。飽滿爲足。優則溢於外矣。

夫苟好善節 四書家訓曰。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好
善之心。極其真懇。而毫無滿假也。○張彥陵曰。好善之

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
得則樂於求之。旣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就不樂告
以善也。○附樂天齋翼註曰。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
益廣。故優於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
聽言說。不主用人。○按此亦太拘。兼說自不妨玩蒙引
可見。

夫苟不好善節 四書家訓曰。人將曰人字。指善人。○張
彥陵曰。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又曰。世間自
恃才知的人。全道自家無不知得。遂傲然自聖。讒諂面
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
之狀。予旣已知之矣。有何意味。○蒙引主此說。不可從。
○按樂天齋翼註曰。訑訑便是顏色。予旣已知之。便是

聲音講家多如此。愚意子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顏色者。訑訑總形容子既已知之之貌。勿分貼爲是。○賽合註曰。距字下得極妙。不是我去。距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詭是間賢意。詭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意。○依此則。詭如逢君之惡。諛如長君之惡。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總旨。張彥陵曰。按陳子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爲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此卽因不執一途而概去。總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不必以爲道爲禮爲養分三項。○分言之。亦仍是三項。○莊忠甫曰。就以此意者。則去必以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節。賽合註曰。首句包有去意。○張彥陵曰。三

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四書家訓曰。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唯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輟去。唯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按家訓最是。因之。睡庵翼註。俱主委曲行道說。與交際章一例。似偏因之說。附後。○附吳因之。所就三二句。正見君子不爲己甚。無難仕意。講下三節。全要把此意體會。言道行然後仕。不然就去了。此仕之正也。君子之本心也。然而君子未嘗取必於此也。卽禮貌可與。則亦就之。除非并其禮貌而簡棄之。然後去耳。又其甚至於周之亦受。但受之有節耳。然則君子豈爲己甚者哉。又何難

仕之有

迎之致敬以有禮三節。蔡虛齋曰：敬在心而禮乃其文。○蒙引此說與存疑不同。存疑爲是。○又云：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故兼言之。○此是存疑之說。○丘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別人品。○張彥陵曰：餓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公養之仕，卽所謂君餽之粟也。與抱關擊柝者不同。然亦是一類，皆是爲貧而仕者也。孟子舉此亦可以該彼。○免死而已矣。翼註亦以此句作去看，殊不是。去意自在言外。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總旨

吳因之曰：通章不重天心仁

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幸令上智下愚皆有所警省

舜發於畎畝之中節

張彥陵曰：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

例總是困非不幸之意。○徐幹中論曰：槌鐘擊磬所以

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

此槌擊之意也。○附蒙引曰：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爲紂之

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則又似一

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

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按蒙引之說

似是。然按四書人物考曰：膠鬲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

殷及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則膠鬲始末

自明不必如蒙引所云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上節已有天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天。四書家訓謂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於困窮之故，得之。○四書家訓謂是人暗指舜說，等人看來不泥爲是。○又曰：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爲是大任兼君相。○吳因之曰：空乏其身，財用空乏也。蒙引謂總苦心志三句，未受。○湖南講曰：行拂亂所爲，如管夷吾不早去事小白，而先事子糾，豈不是錯處。○四書家訓曰：所以動心二句，正其困之之主意也。聖賢之心性，豈是汨沒的，才能豈是短少的，但天意責任甚重，故其玉成他亦甚重。雖其心已動，而常若未動，其性已忍，而常若未忍，其能本增，而常若未增，故竦動堅忍。

充溢之計無所不至。二句全重所以字。○賽合註曰：動心忍性爲成德，增六不能爲達才。○張彥陵曰：苦心志，志分配動心，勞餓寒乏分配忍性，拂亂所爲分配增益，所不能。○此大全新安之說，蒙引亦已辨之。○蘓紫溪曰：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所云性氣。○蘓說已包在註中，氣稟二字內，專主則亦偏矣。○王陽明曰：聖賢之心皆是良能，何待增益，只是從窮困中磨鍊，則聰明知慮若見其日開發耳。○徐儼弦曰：無志人受天磨難便倒，有志人受天磨難益奮，天因才而篤，自樹者方能承天。○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

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獲，諧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人恒過節。賽合註曰：人恒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困衡是過覺於已，作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徵發是過彰於人，喻則覺平日之所不能覺，作屬行。喻屬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正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張彥陵曰：中人過亦若天或閉之，其作其喻亦若或天開之。○四書家訓曰：恒非常常有過，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恒多也。○翼註曰：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

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按翼註此條正與蒙引畧有高下之說合。○翼註又曰：困於心是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是跌脚而後轉步。○徐自溟曰：能作能喻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大任。人則無法家拂士節。張彥陵曰：出入只作內外字看。○錢緒山曰：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此是深一層意，非正解也。以此作正解則稍誤。○此節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淺說泛指國人言，淺說不是。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張彥陵曰：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

也。全要得做悟人意。

教亦多術矣。章。張彥陵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四書脉曰。予字不必作孟子。○賽合註曰。首句虛言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尙是教誨。非多術而何。○不屑之教。誨似只是謂不屑教之也。玩淺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蒙引存疑。直解家訓俱謂以不屑爲教誨也。看來以不屑爲教意。在末句子初誤收蒙引。○翼註脉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畧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曰。註中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則註原不差。人

自泥看耳。○陳大士曰。其人或因不屑而自抑其氣於豪邁之餘。其人或因不屑而自奮其志於委靡之後。

